

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八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修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鎮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詩曰

功業如將智力求 當年盜竊合封侯 行藏有義真堪羨
富貴非仁實可羞 鄉黨陸梁施小虎 江湖任俠武都頭
巨林雄寨俱侵奪 方把平生志願酬

話說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及比及都頭去牢城
營裡受苦不若就這里把兩箇公人做番且只在小人家裡過
幾時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小人親自送至二龍山寶珠寺與

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武松道最是兄長好心顧盼小弟只是一件却使不得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這兩箇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來我跟前又不曾道箇不字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愛我時便與我救起他兩箇來不可害了他性命張青道都頭既然如此仗義小人便救醒了當下張青叫火家便從剝人凳上挽起兩箇公人來孫二娘便去調一碗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朵灌將下去沒半箇時辰兩箇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扒將起來看了武松說道我們却如何醉在這里這家恁麼好酒我們又吃不多便恁地醉了記着他家回來再問他買吃武松咲將起來張青孫二娘也笑兩箇公人正不知怎地那兩箇火家自己去宰殺鷄鶩煮得熟了整頓盃盤端正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下放了卓凳坐頭張青

便邀武松并兩箇公人到後園內武松便讓兩箇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孫二娘坐在橫頭兩箇漢子輪番斟酒來往搬擺盤饌張青勸武松飲酒至晚取出那兩口戒刀來叫武松看了果是鑕鉄打的非一日之功兩箇又說此江湖上好漢的勾當却是殺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仗義疎財如此豪傑如今也為事逃在滌大官人莊上兩箇公人聽得驚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難得你兩箇送我到這里了終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漢們說話你休要吃驚我們並不肯害為善的人我不是忘恩背義的你只顧吃酒明日到孟州時自有相謝當晚就張青家裏歇了次日武松要行張青那里肯放一連留住管待了三日武松因此感激張青夫妻兩箇厚意論年齒張青却長武松五年因此武松結

拜張青為兄武松再辭了要行張青又置酒送路取出行李包裹纏袋來交還了又送十來兩銀子與武松把二三兩零碎銀子賚與兩箇公人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一簇送了两箇公人再帶上行枷依舊貼了封皮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作別了自和公人投孟州來未及晌午早來到城裏直至州衙當廳投下了東平府文牒州尹看了收了武松自押了回文與兩箇公人回去不在話下隨即却把武松帖發本處牢城營來當日武松來到牢城營前看見一座牌額上書三箇大字寫着道安平寨公人帶武松到單身房裡公人自去下文書討了收管不必得說武松自到單身房裡早有十數箇一般的囚徒來看武松說道好漢你新到這里包裹裡若有人情的書信并使用的銀兩取在手頭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他若吃殺威棒時

也打得輕若沒有人情送與他時端的狼狽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報你知道豈不聞兔死狐悲勿傷其類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謝你們衆位指教我小人身邊畧有此東西若是他好問我討時便送些與他若是硬問我要時一文也沒衆囚徒道好漢休說這話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只是小心便好說猶未了只見一箇道差撥官人來了衆人都自散了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單身房裡只見那箇人走將入來問道那箇是新到囚徒武松武松道小人便是差撥道你也是安眉帶眼的人直湏要我開口說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陽谷縣做都頭只道你曉事如何這等不達時務你敢來我這里猫兒也不吃你打了武松道你到來發話指望老爺送人情與你半文也沒我精拳頭有一雙相

送金銀有些留了自買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沒地里倒把我發回陽谷縣去不成那差撥大怒去了又有眾囚徒走攏來說道好漢你和他強了少間苦也他如今去和管營相公說了必然害你性命武松道不怕隨他怎麼奈何我文來文對武來武對正在那里說言未了只見三四箇人來單身房裡叫喚新到囚人武松武松應道老爺在這裡又不走了大呼小喝做甚麼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帶到點視廳前那管營相公正在廳上坐五六箇軍漢押武松在當面管營喝叫除了行枷說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那兇挖的背將起來武松道都不要你眾人鬧動要打便打也不要兇挖我若是躲閃一棒的不是好漢後先打過的都不算從新再打起我若叫一聲也不是好男子兩邊看的人都咲

道這癡漢弄死且看他如何熬武松又道要打便打毒此不要人情棒兒打我不快活兩下眾人都笑起來那軍漢拿起棍來却待下手只見管營相公身邊立着一箇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白淨面皮三柳鬚鬚額頭上縛着白手帕身上穿着一領青紗上蓋把一條白絹搭膊絡着手那人便去管營相公耳朵邊畧說了幾句話只見管營道新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曾害甚病來武松道我於路不曾害酒也吃的肉也吃的飯也吃得路也走得管營道這廝是途中得病到這里我看他面皮纔好且寄下他這頓殺威棒兩邊行杖的軍漢低低對武松道你快說病這是相公將就你你快只推曾害便了武松道不曾害不曾害打了倒乾淨我不要留這一頓寄庫棒寄下倒是鈎腸債幾時得了兩邊看的人都笑管營也咲道想是這漢

子多管害熱病了不曾得汗故出狂言不要聽他且把去禁在
單身房裡三四箇軍人引武松依前送在單身房裡衆囚徒都
來問道你莫不有甚好相識書信與管營麼武松道並不曾有
衆囚徒道若沒時寄下這頓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來結果你
武松道他還是怎地來結果我衆囚徒道他到晚把兩碗乾黃
倉米飯和些臭鱖魚來與你吃了趁飽帶你去土牢裡去把索
子緹翻着一床乾藁薦把你捲了塞住了你七竅顛倒豎在壁
邊不消半箇更次便結果了你性命這箇喚做盆吊武松道再
有怎地安排我衆人道再有一樣也是把你來緹了却把一箇
布袋盛一袋黃沙將來壓在你身上也不消一箇更次便是死
的這箇喚土布袋壓殺武松又問道還有甚麼法度害我衆人
道只是這兩件怕人此其餘的也不打緊衆人說猶未了只見

一箇軍人托着一箇盒子入來問道那箇是新配來的武都頭
武松答道我便是有甚麼話說那人答道管營叫送點心在這
里武松看時一大旋酒一盤肉一盤子麵又是一大碗武
尋思道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吃了却來對付我我且落得吃
了却又理會武松把那旋酒來一飲而盡把肉和麪都吃盡了
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武松坐在房裡尋思自己冷笑道看他
怎地來對付我看看天色晚來只見頭先那箇人又頂一箇盒
子入來武松問道你又來怎地那人道叫送晚飯在這裡擺下
幾般菜蔬又是一大旋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武
松見了暗暗自忖道吃了這頓飯食必然來結果我且由他便
死也做箇飽鬼落得吃了恰再計較那人等武松吃了收拾碗
碟回去了不多時那箇人又和一箇漢子兩箇來一箇提着浴

桶一箇提一大桶湯來看着武松道請都頭洗浴武松想道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手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洗那兩箇漢子安排傾下湯武松跳在浴桶裏面洗了一回隨即送過浴裙手巾教武松拭了穿了衣裳一箇自把殘湯傾了提了浴桶去一箇便把藤簾紗帳將來掛起鋪了藤簾放箇涼枕叫了安置也回去了武松把門關上拴了自在裏面思想道這箇是甚麼意思隨他便了且看如何放倒頭便自睡了一夜無事天明起來纔開得房門只見夜來那箇人提着桶洗面湯進來教武松洗了面又取漱口水漱了口又帶箇篋頭待詔來替武松篋了頭縮箇髻子裹了巾幘又是一箇人將箇盒子入來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武松道由你走道兒我且落得吃了武松吃罷飯便是一盞茶却纔茶罷只見送飯的那箇人來

請道這里不好安歇請都頭去那壁房裡安歇搬茶搬飯却便當武松道這番來了我且跟他去看如何一箇便來收拾行李被臥一箇引着武松離了單身房裡來到前面一箇去處推開房門來裏面乾乾淨淨的床帳兩邊都是新安排的卓凳什物武松來到房裡看了存想道我只道送我入土牢裡去却如何來到這般去處比單身房好生齊整

定擬將身入土牢 誰知此處更清標 施恩暗地行仁惠 遂使生平夙恨消

武松坐到日中那箇人又將一箇大盒子入來手裡提着一迭子酒將到房中打開看時排下四般菓子一隻熟雞又有許多蒸饅兒那人便把熟雞來搯了將注子裡好酒篩下請都頭吃武松心裏忖道由他對付我我且落得吃了到晚又是許多下

飯又請武松洗浴了乘涼歇息武松自思道衆囚徒也是這等
說我也這般想却是怎地這般請我到第三日依前又是如
送飯送酒武松那日早飯罷行出寨裡來閑走只見一般的
徒都在那里擔水的劈柴的做雜工的却在晴日頭裡晒着
是五六月炎天那里去躲這熱武松却背叉着手問道你們
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衆囚徒都笑起來回說道好漢你自
知我們撥在這裡做生活時便是人間天上了如何敢指望
熱坐地還別有那没人情的將去鎖在大牢裡求生不得生
死不得死大鐵鏈鎖着也要過里武松聽罷去天王堂前後
了一遭見紙爐邊一箇青石墩是插那天王紙旗的約有四
百斤武松看在眼裡暫回房裡來坐地了自存想只見那箇人
又搬酒和肉來話休絮煩武松自到那房裡住了三日每日好

酒好食嫩來請武松吃正不見害他的意武松心裡正委決不
下當日晌午那人又搬將酒食來武松忍耐不住按定盒子問
那人道你是誰家伴當怎地只顧將酒食來請我那人答道小
人前日已稟都頭說了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裡第已人武松道
我且問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吃了怎地那
人道是管營相公的家裡小管營教送與都頭吃武松道我是
箇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營相公處他如何
送東西與我喫那人道小人如何省得小管營分付道教小人
且送半年三箇月却說話武松道却又作怪然不成將息得我
肥胖了却來結果我這箇鳥悶葫蘆教我如何猜得破這酒食
不明我如何吃得安穩你只說與我你那小管營是甚麼樣人
在那里曾和我相會我便喫他的酒食那箇人道便是前日都

頭初來時廳上立的那箇白手帕包頭絡着右毛那人便是小管營武松道莫不是穿青紗上蓋立在管營相公身邊的那箇人那人道正是老管營相公兒子武松道我待吃殺威棒時敢是他說救了我麼那人道正是小管營對他父親說了因此不打都頭武松道却又蹊蹊我自是清河縣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來素不相識如何這般看覷我必有箇緣故我且問你那小管營姓甚名誰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武松聽了道想他必是箇好男子你且去請他出來和我相見那人道這酒食便可喫你的你若不請他出來和我相見時我坐地不喫你的那人道小管營分付小人也休要說知備細教小人待他三日方纔說知相見武松道休要胡說你只去請小管營出來和我相見那人害怕那里

肯去武松有些焦燥起來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多時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看着武松便拜武松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箇治下的囚徒自來未曾拜識尊顏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當又沒半點兒差遣正是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施恩答道小弟久聞兄長大名如雷灌耳只恨雲程阻隔不能勾相見今日幸得兄長到此正要拜識威顏只恨無物款待因此懷羞不敢相見武松問道却纔聽得伴當所說且教武松過半年三箇月却有話說正是小管營要與小人說甚話施恩道村僕不省得事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道却如何造次說得武松道管營恁地時却是秀才要倒教武松鬻破肚皮悶了怎地過得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施恩道既是村僕說出了小弟只得告訴因為兄長是箇大丈夫真男子有

件事欲要相央除是兄長便行得只是兄長遠路到此氣力有虧未經完足且請將息半年三五箇月待兄長氣力完足那時却對兄長說知備細武松聽了呵呵大笑道管營聽稟我去年害了三箇月瘡疾景陽岡上酒醉裡打翻了一隻大虫也只三拳兩脚便自打死了何況今日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說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待貴體完完備備那時方敢告訴武松道只是道我沒氣力了既是如此說時我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箇石墩約有多少斤重施恩道恐怕有四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一看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施恩道請喫罷酒了同去武松道且去了回來喫未遲兩箇來到天王堂前衆囚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來都躬身唱喏武松把石墩畧搖一搖大笑道小人真箇嬌慣了那里拔得動施恩道三五伯斤石頭如何輕視得他武松笑道小管營也信真箇擎不起你衆人且躲開看武松擎一擎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下來拴在腰裡把那箇石墩只一抱輕輕地抱將起來雙手把石墩只一撇撲地打下地裏一尺來深衆囚徒見了盡皆駭然武松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提提將起來望空只一擲擲起去離地一丈來高武松雙手只一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安處回過身來看着施恩并衆囚徒武松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道兄長非凡人也真天神衆囚徒一齊都拜道真神人也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上請坐了武松道小管營今番須同說知有甚事使令我去施恩道且請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時却得相煩告訴武松道你要教人幹事不要這等兒女像個倒恁地不是幹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當武松也替你

去幹若是有此詣佞的非為人也那施恩义手不離方寸纔說
出這件事來有分教武松顯出那殺人的手段重施這打虎的
威風來奪一箇有名的去處擲翻那厮盖世的英雄正是雙拳
起處雲雷吼飛脚來時風雨驚畢竟施恩方對武松說出甚事
來且聽下回分解

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九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修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詩曰

堪嘆英雄大丈夫 飄蓬四海謾嗟吁 武松不展魁梧略
施子難為遠大圖 頃刻趙城應返壁 逡巡合浦便還珠
他時水滸馳芳譽 方識男兒盖世無

話說當時施恩向前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
事武松道小管營不要文文謏謏棟緊要的話直說來施恩道
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

第一箇諱名叫做金眼彪小弟此間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里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往常時小第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提着營裡有八九十箇弃命囚徒去那里開着一箇酒肉店都分與眾店家和賭錢兌坊裡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里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閑錢月終也有三二伯兩銀子尋覓如此撰錢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路州來帶一箇人到此那厮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箇諱名叫做蔣門神那厮不說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棒拽拳飛脚相撲為最自誇大言道三年上太嶽爭交不曾有對普天之下沒我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讓他乞那厮

一頓拳脚打了兩箇月起不得床前日兄長來時兀自包着頭兜着手直到如今傷痕未消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厮打他却有一張團練那一班兒正軍若是鬧將起來和營中先自拆理有這一點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是箇大丈夫不在蔣門神之下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死而瞑目只恐兄長遠路辛苦氣未完力未足因此且教將息半年三月等貴體氣完力足方請商議不期村僕脫口失言說了小弟當以實告武松聽罷呵呵大笑便問道那蔣門神還是幾顆頭幾條臂膊施恩道也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武松笑道我只道他三頭六臂有那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來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既然沒那吒的模樣却如何怕他施恩道只是小弟力薄藝疎便敵他不過武松道我却不是說嘴憑着我育中本

事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說了如今却在這裡做甚麼有酒時拿了去路上吃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廝和大虫一般結果他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施恩道兄長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當行即行未敢造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里探聽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那廝不在家時却再理會空自去打草驚蛇倒乞他做了手脚却是不好武松焦燥道小管營你可知着他打了原來不是男子漢做事去便去等甚麼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他準備正在那里勸不住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叫道義士老漢聽你多時也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愚男如撥雲見日一般且請到後堂叙片時武松跟了到裏面老管營道義士且請坐武松道小人是箇囚徒如何敢對相公坐地老管營道義士休

如此說愚男萬幸得遇足下何故謙讓武松聽罷唱箇無禮喏相對便坐了施恩却立在面前武松道小管營如何却立地施恩道家尊在上相陪兄長請自尊便武松道恁地時小人却不自在老管營道既是義士如此這里又無外人便教施恩也坐了僕從搬出酒肴菓品盤饌之類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說道義士如此英雄誰不欽敬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非為貪財好利實是壯觀孟州增添豪傑氣象不期今被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這箇去處非義士英雄不能報讐雪恨義士不棄愚男滿飲此盃受愚男四拜拜為長兄以表恭敬之心武松答道小人年幼無學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徃自折了武松的草料當下飲過酒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武松連忙答禮結為弟兄當日武松歡喜飲酒吃得大醉了便叫人扶去房中

安歇不在話下

遠戍牢城作配軍

偶從公廨遇知音

施恩先有知人鑒

雙手擎還快活林

次日施恩父子商議道武松昨夜痛醉必然中酒今日如何敢叫他去且推道使人探聽來其人不在家裡延挨一日却再理會當日施恩來見武松說道今日且未可去小弟已使人探知這廝不在家裡明日飯後却請兄長去武松道明日去時不打緊今日又氣我一日早飯罷吃了茶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閑走了一遭回來客房裡說些鎗法較量些拳棒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裏只具數盃酒相待下飯按酒不記其數武松正要吃酒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心中不快意吃了晌午飯起身別了回到客房裡坐地只見那兩箇僕人又來伏侍武松洗浴武

松問道你家小管營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却不多將此酒出來與我吃是甚意故僕人答道不敢瞞都頭說今早老管營和小管營議論今日本是要央都頭去怕都頭夜來酒多恐今日中酒怕悞了正事因此不敢將酒出來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武松道恁地時道我醉了悞了你大事僕人道正是這般計較僕人少間也自去了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早起來洗漱罷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腰裡繫條紅絹胳膊下面腿絛護膝八答麻鞋討了一箇小膏藥貼了臉上金印施恩早來請去家裡吃早飯武松吃了茶飯罷施恩便道後槽有馬備來騎去武松道我又不脚小騎那馬怎地只要依我一件事施恩道哥哥但說不妨小弟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還我無三不過望施恩道

兄長如何是無三不過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說與你
你要打蔣門神時出得城去但遇着一箇酒店便請我吃三碗
酒若無三碗時便不過望子去這箇喚做無三不過望施恩聽
了想道這快活林離東門去有十四五里田地算來賣酒的人
家也有十二三家若要每店吃三碗時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
纔到得那里恐哥哥醉也如何使得武松大笑道你怕我醉了
沒本事我却是沒酒沒本事帶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
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若不是酒
醉後了膽大景陽岡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虫那時節我須爛醉
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勢施恩道却不知哥哥是恁地家下有
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了失事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
哥深飲待事畢時盡醉方休既然哥哥原來酒後越有本事時

恁地先教兩箇僕人自將了家裡的好酒菓品肴饌去前路等
候却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武松道恁麼却纔中我意去打蔣
門神教我也有此膽量沒酒時如何使得手段出來還你今朝
打倒那廝教衆人大笑一場施恩當時打點了叫兩箇僕人先
挑食蘿酒擔拿了些銅錢去了施老管營又暗暗地選揀了一
二十條大漢壯健的人慢慢的隨後來接應都分付下了且說
施恩和武松兩箇離了安平寨出得孟州東門外來行過得三
五百步只見官道傍邊早望見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簷前看
那箇酒店時但見

門迎驛路戶接鄉村芙蓉金菊傍池塘翠柳黃槐遮酒肆壁
上描劉伶貪飲窓前画李白傳盃淵明歸去王弘送酒到東
籬佛印山居蘇軾逃禪來北閣聞香駐馬三家醉知味停舟

十里香不惜抱琴沽一醉信知終日臥斜陽

那兩箇挑食擔的僕人已先在那里等候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僕人已自安下有饌將酒來篩武松道不要小盞兒吃大碗篩來只斟三碗僕人排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也不謙讓連吃了三碗便起身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逶前去了武松笑道却纔去肚裡糞一糞我們去休兩箇便離了這座酒肆出得店來此時正是七月間天氣炎暑未消金風乍起兩箇解開衣襟又行不得一里多路來到一處不村不郭却早又望見一個酒旗兒高挑出在樹林裏來到林木叢中看時却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但見

古道村坊傍溪酒店楊柳陰森門外荷花旖旎池中飄飄酒旆舞金風短短蘆簾遮酷日磁盆架上白泠泠滿貯村醪丸

瓮竈前香噴噴初蒸社醞村童量酒想非昔日相如少婦當壚不是他年卓氏休言三斗宿醒便是二升也醉

當時施恩武松來到村坊酒肆門前施恩立住了脚問道兄長此間是箇村醪酒店哥哥飲麼武松道遮莫酸醎苦澀潤甚滑辣清香是酒還須飲三碗若是無三不過帘便了兩箇入來坐下僕人排了菓品按酒武松連吃了三碗便起身走僕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趕前去了兩箇出得店門來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見個酒店武松入來又吃了三碗便走話休絮繁武松施恩兩箇一處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吃三碗約莫也吃過十來處好酒肆施恩看武松時不十分醉武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路施恩道沒多了只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箇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在別處等我我自去尋他施

恩道這話最好小弟自有安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不可輕敵武松道這箇却不妨你只要叫僕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時我還要吃施恩叫僕人仍舊送武松施恩自去了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吃過十來碗酒此時已有午牌時分天色正熱却有些微風武松酒却湧上來把布衫拔開雖然帶着五七分酒却裝做十分醉的前顛後偃東倒西歪來到林子前那僕人用手指道只前頭丁字路口便是蔣門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遠着等我打倒了你們却來武松搶過林子背後見一箇金剛來大漢披着一領白布衫撒開一把交椅拿着蠅拂子坐在綠槐樹下乘涼武松看那人時生得如何但見

形容醜惡相貌龕踈一身紫肉橫生幾道青筋暴起黃髯斜起唇邊撲地蟬蛾怪眼圓睜眉目對懸星像坐下猙獰如猛虎行時彷彿似門神

這武松假醉佯顛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這箇大漢以定是蔣門神了直搶過去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見丁字路口一箇大酒店簷前立着望竿上面掛着一箇酒望子寫着四箇大字道河陽風月轉過來看時門前一代綠油闌干插着兩把銷金旗每把上五箇金字寫道醉裡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邊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生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厨竈去裡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裡面坐着一箇年紀小的婦人正是蔣門神初來益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裡唱說諸般宮調的頂老那婦人生得如何

眉橫翠岫眼露秋波櫻桃口淺暈微紅春筍手輕舒嫩玉冠

見小明鋪魚鮓掩映烏雲衫袖窄巧染榴花薄籠瑞雪金釵
插鳳寶釧圍龍儘教崔護去尋漿疑是文君重賣酒

武松看了瞧着醉眼迤迤入酒店裏來便去櫃身相對一付座
頭上坐了把雙手按着卓子上不轉眼看那婦人在櫃身裏那
婦人瞧見回轉頭看了別處武松看那店裡時也有五七箇當
撐的酒保武松却敲着卓子叫道賣酒的主人家在那里一箇
當頭的酒保過來看着武松道客人要打多少酒武松道打兩
角酒先把此來嘗看那酒保去櫃上叫那婦人沓兩角酒下來
傾放桶裡盪一碗過來道客人嘗酒武松拿起來聞一聞搖着
頭道好不好換將來酒保見他醉了將來櫃上道娘子胡亂
換此與他那婦人接來傾了那酒又沓此上等酒下來酒保將
去又盪一碗過來武松提起來呷了一口叫道這酒也不好快

換來便饒你酒保忍氣吞聲拏了酒去櫃邊道娘子胡亂再換
此好的與他休和他一般見識這客人醉了只得要尋鬧相似
胡亂換此好的與他噯那婦人又沓了一等上色好的酒來與
酒保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又盪一碗過來武松吃了道這酒
略有些意思問道過賣你那主人家姓甚麼酒保答道姓蔣武
松道却如何不姓李那婦人聽了道這廝那里吃醉了來這里
討野火麼酒保道眼見得是箇外鄉蠻子不省得了休聽他放
屁武松問道你說甚麼酒保道我們自說話客人你休管自吃
酒武松道過賣你叫櫃上那婦人下來相伴我吃酒酒保喝道
休胡說這是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
伴我吃酒也不打緊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賊推開
櫃身子却待迤出來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上半截揣在腰

裏便把那桶酒只一潑在地上搶入櫃身子裡却好接着那婦人武松手硬那里掙扎得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跨一隻手把冠兒捏做粉碎揪住雲髻隔櫃身子提將出來望渾酒缸裡只一丟聽得撲的一聲響可憐這婦人正被直丟在大酒缸裡武松托地從櫃身前踏將出來有幾個當撐的酒保手脚活此箇的都搶來遶武松武松手到輕輕地只一提擲入懷裏來兩手攀住也望大酒缸裡只一丟椿在裡面又一箇酒保遶來提著頭只一掠也丟在酒缸裡再有两箇來的酒保一拳一脚都被武松打倒了先頭三箇人在三隻酒缸裏那里掙扎得起後面兩箇人在地下扒不動這幾箇火家搥子打得屁滾尿流垂的走了一箇武松道那厮必然去報蔣門神來我就接將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眾人笑一笑武松大踏步趕將出來那箇搥

子迳遶去報了蔣門神蔣門神見說吃了一驚踢翻了交椅丟去蠅拂子便鑽將來武松恰好迎着正在大闊路上撞見蔣門神雖然長大近因酒色所迷淘虛了身子先自吃了那一驚遶將來那步不曾停住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佻健的人又有心來算他蔣門神見了武松心裏先欺他醉只顧趕將入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先把兩箇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地轉身便走蔣門神大怒搶將來被武松一飛脚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按了便躡下去武松一楚楚將過來那隻右腳早踢起直飛在蔣門神額角上踢着正中望後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胃脯提起這醋鉢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臉上便打原來說過的打蔣門神撲手先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身却先飛起左脚踢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脚這一撲有名喚做

玉環步鴛鴦脚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實學非同小可打的蔣門神在地下叫饒武松喝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要依我三件事蔣門神在地下叫道好漢饒我休說三件便是三伯件我也依得武松指定蔣門神說出那三件事來有分教大鬧孟州城來上梁山泊且教改頭換面來尋主剪髮齊眉去殺人畢竟武松對蔣門神說出那三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修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

詩曰

一切諸煩惱 皆從不忍生 見機而耐性 妙悟生光明
佛語戒無論 儒書貴莫爭 好條快活路 只是少人行

話說當時武松踏住蔣門神在地下指定面門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依我三件事便罷蔣門神便道好漢但說蔣忠都依武松道第一件要你便離了快活林回鄉去將一應家火什物隨即交還原主金眼彪施恩誰教你強奪他的蔣門神慌忙應道

依得依得武松道第二件我如今饒了你起來你便去央請快活林為頭為腦的英雄豪傑都來與施恩陪話蔣門神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三件你從今日交割還了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連夜回鄉去不許你在孟州住在這里不回去時我見一遍打你一遍我見十遍打十遍輕則打你半死重則結果了你命你依得麼蔣門神聽了要掙扎性命連聲應道依得依得蔣忠都依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來看時打得臉青嘴腫額子歪在半邊額角頭流出鮮血來武松指着蔣門神說道休言你這廝鳥蠢漢景陽岡上那隻大虫也只三拳兩脚我兀自打死你了量你這箇值得甚的快交割還他但遲了此箇再是一頓便一談結果了你這廝蔣門神此時方纔知是武松只得嗒嗒連聲告饒正說之間只見施恩早到帶領着三二十箇悍勇軍健

都來相幫却見武松贏了蔣門神不勝之喜團團擁定武松武松指着蔣門神道本主已自在這里了你一面便搬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蔣門神答道好漢且請去店裡坐地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裡看時滿地盡是酒漿這兩箇鳥男女正在缸裡扶牆摸壁扎掙那婦人纔方從缸裡扒得出來頭臉都吃磕破了下半截淋淋漓漓都拖着酒漿那幾箇火家酒保走得不見影了武松與眾人入到店裏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一面安排車子收拾行李先送那婦人去了一面叫不着傷的酒保去鎮上請十數箇為頭的豪傑之士都來店裡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儘把好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卓面請眾人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各人面前放隻大碗叫把酒只顧篩來酒至數碗武松開話道眾位高鄰都在這里小人武

松自從陽谷縣殺了人配在這里聞聽得人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飯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他和我並無干涉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不怕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廝一頓拳脚打死就除了一害且看你衆高鄰面上權寄下這廝一條性命只今晚便教他投外府去若不離了此間再撞見我時景陽岡上大虫便是模樣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吃他一嚇那里敢再做聲施恩便點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慚滿面相謝了衆人自喚了一輛車兒去了就裝了行李起身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邀

衆高鄰直吃得盡醉方休至晚衆人散了武松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却說施老管營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直來店裡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那一箇不來拜見武松自此重整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營自回安平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蔣門神帶了老小不知去向這里只顧自做買賣且不去理他就留武松在店裡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家并各賭坊兌坊加利倍送閑錢來與施恩施恩得武松平了這口氣把武松似爺娘一般敬重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追快活林不在話下正是

惡人自有惡人魔
報了冤讎是若何
從此施恩心下喜
武松終日醉顏酡

荏苒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炎威漸退玉露生涼金風去暑以
及深秋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當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閑坐
說話論些拳棒鎗法只見店門前兩三箇軍漢牽着一匹馬來
心裏尋問主人道那箇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却認得是孟州
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施恩便向前問道你等尋
武都頭則甚那軍漢說道奉都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箇
好男子特地差我們將馬來取他相公有鈞帖在此施恩看了
尋思道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
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
長這幾位郎中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他既着人捧馬來
哥哥心下如何武松是箇一勇之夫終無計較便道他既是取
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話說隨即換了衣裳巾幘帶了箇小

伴當上了馬一同衆人投孟州城裡來到得張都監宅前下了
馬跟着那軍漢直到廳前參見張都監那張蒙方在廳上見了
武松來大喜道教進前來相見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叉手
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知你是箇大丈夫男子漢
英雄無敵敢與人同死同生我帳前見缺恁地一箇人不知你
肯與我做親隨梯已人麼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箇牢城營
內囚徒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當以執鞭墜鐙伏侍恩相張都監
大喜便叫取菓盒酒出來張都監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吃的大
喜就前廳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
恩處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早晚都監相公不住地
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戶把做親人一般看待
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武松見了也自歡喜心內

尋思道難得這箇都監相公一力要擡舉我自從到這里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多管是不能勾入宅裡來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裡相公見愛但是人有此公事來央浼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銀財帛段疋等件武松買箇柳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鎖在裡面不在話下時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秋怎見得中秋好景但見

玉露泠泠金風淅淅井畔梧桐落葉池中菡萏成房新鴈初鳴南樓上動人愁慘寒蛩韻急旅館中孤客憂懷舞風楊柳半摧殘帶雨芙蓉逞妖艷秋色平分催節序月輪端正照山河

當時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安排筵宴慶賞中秋叫喚

武松到裏面飲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吃了一盃便待轉身出來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里去武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張都監大笑道差了我敬你是箇義士特地請將你來一處飲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却要迴避你是我心腹人何碍便一處飲酒不妨武松道小人是箇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你如何見外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武松三回五次謙讓告辭張都監那里肯放定要武松一處坐地武松只得唱箇無禮嗟遠遠地斜着身了張都監着丫嬛養娘斟酒相勸一盃兩盃看看飲過五七一酒張都監叫擡上菓卓飲酒又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閑話問了此鎗法張都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盃叫取大銀賞鍾斟酒與義士吃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看看月明光彩照入東

窓武松吃的半醉却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叫喚一箇
心愛的養娘叫做玉蘭出來唱曲那玉蘭生得如何但見

臉如蓮萼唇似櫻桃兩鬢如畫遠山青一對眼明秋水潤纖
腰嫵娜綠羅裙掩映金蓮素體馨香絳紗袖輕籠玉笋鳳釵
斜插籠雲髻象板高擎立玳筵

那張都監指着玉蘭道這里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
頭在此你可唱箇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則箇玉蘭
執着象板向前各道個萬福頓開喉嚨唱一隻東坡學士中秋
水調歌唱道是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
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
人間高捲珠簾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

人有悲懽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萬
里共嬋娟

這玉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箇萬福立在一邊張都監
又道玉蘭你可把一巡酒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付勸盃丫嬛
斟酒先遍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第三便勸武松飲酒張都監叫
斟滿着武松那里敢擡頭起身遠遠地接過酒來唱了相公夫
人兩箇大啜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便還了盞子張都監指着玉
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此聰明伶俐善知音律極能針指如你
嫌低微數日之間擇了良辰將來與你故箇妻室時武松起
之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為妻枉自折武
松的草料張都監笑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你休推故阻
我必不負約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盃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

失了禮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前廳廊下房門前開了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下巾幘拿條稍棒來廳心裏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箇輪頭仰面看天時約有三更時分武松進到房裡却待脫衣去睡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武松聽得道都監相公如此愛我又把花枝也似箇女兒許我他後堂內裏有賊我如何不去救護武松獻動提了一條稍棒迤搶入後堂裏來只見那箇唱的玉蘭慌慌張張走出來指道一箇賊逃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聽得這話提着稍棒大踏步直趕入花園裡去尋時一週遭不見復翻身却逃出來不隄防黑影裡撒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八箇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下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武松急叫道是我那衆軍漢那里容他分說只見堂裡燈燭

熒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叫道拿將來衆軍漢把武松一步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變了面皮喝罵道你這箇賊配軍本是箇強盜賊心賊肝的人我倒要擡舉你一力成人不曾虧負了你半點兒却纔教你一處吃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擡舉與你箇官你如何却做這等的勾當武松大叫道相公非干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箇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唱道你這厮休賴且把他押去他房裡搜看有無贓物衆軍漢把武松押着迤到他房裡打開他那柳藤箱子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銀酒器皿約有一二百兩贓物武松見了也自目睜口呆只得叫屈衆軍漢把箱子擡出廳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贓物正在你箱子裡搜出來如何

賴得過常言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原來你這廝外貌相人倒有這等賊心賊肝既然贓正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贓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裡監收天明却和這廝說話武松大叫冤屈那里肯容他分說衆軍漢扛了贓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裡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贓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賚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廝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以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贓正明白休聽這廝胡說只顧與我加力打這廝那牢子獄卒拏起批頭竹片兩點地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

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已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廝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裏監禁了正是
都監貪污重可嗟 得人金帛售奸邪 假將歌女為婚配
却把忠良做賊拿

且說武松下在大牢裏尋思道耐張都監那廝安排這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勾掙得性命出去時却又理會牢子獄卒把武松押在大牢裡將他一雙脚晝夜匣着又把木杻釘住雙手那里容他些鬆寬話裏却說施恩已有人報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營道眼見得是張團練替蔣門神報仇買囑張都監却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

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衆人以此不由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須不該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的和孩兒最過得好只得去求免他如何老管營道他是為你吃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時施恩將了一二百兩銀子送投康節級却在牢未回施恩叫他家着人去牢裏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箇同姓結義做弟兄見今蔣門神躲在張團練家裡却央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商量設出這條計來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廳上知府一力與他做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當案一箇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

他這人忠直仗義不肯要害平人亦不貪愛金寶只有他不肯要錢只此武松還不吃虧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後不教他吃半點兒苦你却快央人去只買葉孔目要求他早斷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那里肯受再三推辭方纔收了施恩相別出門來送回營裡又尋一箇和葉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那葉孔目已知武松是箇好漢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囑托不肯從輕勘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裡謀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二百兩銀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只待限滿決斷有詩為證

駐吏紛紛據要津 公然白日受黃金 西廳孔目心如水
海內清廉播德音

且說施恩於次日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裡看視武松見面送飯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覷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分俵與衆小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吃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明是人都是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你且寬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甚是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滿斷決你出去却再理會此時武松得鬆寬了已有越獄之心聽得施恩說罷却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過了兩日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裡與武松說話相見了將酒食管待又分俵了此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

回歸家來又央浼人上下去使用催趲打點文書過得數日施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再央康節級維持相引將來牢裏請衆人吃酒買來看覷武松叫他更換了此衣服吃了酒食出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大牢裡三次却不隄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那張團練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監却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箇賍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常常下牢裏來問看但見閑人便要拏問施恩得知了那里敢再去看覷武松却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照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裡討得信知長短都不在話下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知府處早晚說開就理那知府方纔知得張都監接受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

你倒撰了銀兩教我與你害人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推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葉孔目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盜贓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得着家人當官領了贓物當廳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刺了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箇壯健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要起身那兩箇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有詩為證

孔目推詳秉至公 武松垂死又疏通 今朝遠戍恩州去

病草淒淒遇暖風

且說葉孔目從公擬斷決配了武松原來武松喫斷棒之時却得老管營使錢通了葉孔目又看覷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因此斷得棒輕武松忍着那口氣帶上行枷出得

城來兩箇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裡鑽出施恩來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又包着頭絡着手臂武松問道我好幾時不見你如何又做恁地模樣施恩答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知府得知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閘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近兩邊巡看着因此小弟不能勾再進大牢裡來看望兄長只在得康節級家裡討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裡只見蔣門神那厮又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厮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弟央浼人陪話却被他仍復奪了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家火什物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特有两件綿衣送與哥哥路上穿着煮得兩隻熟鷄在此請哥哥吃兩塊了去施恩便邀兩箇公人請他入酒

肆那兩箇公人那里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厮他是箇賊漢不爭我們吃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施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與他兩箇公人那厮兩箇那里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吃了把一箇包裹拴在武松腰裡把這兩隻熟鷄掛在武松行枷上施恩附耳低言道包裹裡有兩件綿衣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也有兩雙八搭麻鞋在裏面只是要路上仔細隄防這兩箇賊男女不懷好意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我已省得了再着兩箇來也不懼他你自回去將息且請放心我自有措置施恩拜辭了武松哭着去了不在話下有詩為証

朝磨暮折走天涯

坐遣行催重可嗟

多謝施恩深餽送

稜稜義氣實堪誇

武松和兩箇公人上路行不數十里之上兩箇公人悄悄地商議道不見那兩箇來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你娘鳥興那厮倒來撲復老爺武松右手却吃釘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鷄來只顧自吃也不采那兩箇公人又行了一里路再把這隻熟鷄除來右手扯着把左手搥來只顧自吃行不過五里路把這兩隻熟鷄都吃盡了約莫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箇人提着朴刀各跨口腰刀先在那里等候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便幫着做一路走武松又見這兩箇公人與那兩箇提朴刀的擠眉弄眼打哄暗號武松早睃見自瞧了八分魍魎只安在肚裏却且只做不見又走不過數里多路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

魚浦四面都是野港闊河五箇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橋一座
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這里
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箇公人應道你又不眼瞎須見橋邊牌
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斃住道我要淨手則箇那一箇公人走
近一步却被武松叫聲下去一飛脚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裡
去這一箇急待轉身武松右脚早起撲通地也踢下水裡去那
兩箇提朴刀的漢子望橋下便走武松喝一聲那里去把枷只
一扭折做兩半箇扯開封皮將來撒在心裡趕將下橋來那西
首老目驚到了一箇武松走上前去望那一箇走的後心上一
一拳打翻便奪過朴刀來拗上幾朴刀死在地上却轉身回來
這箇纔掙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追着劈頭揪住喝道你這厮實
說我便饒你性命那人道小人兩箇是蔣門神徒弟今被師父

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箇來相幫防送公人一處來害好漢
武松道你師父蔣門神今在何處那人道小人臨來時和張團
練都在張都監家裡後堂鴛鴦樓上吃酒專等小人回報武松
道原來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人殺了解下他腰
刀來揀好的帶了一把將兩箇屍首都攬在浦裡又怕那兩箇
公人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拗了幾朴刀立在橋上看了一
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箇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
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着朴刀躊躇了半晌一箇念頭竟
透回孟州城裏來不是這箇武松投孟州城裏來要殺張都監
有分教画堂深處屍橫廳事階前紅燭光中血滿彩樓閣內關
動乾坤大鬧寰宇正是兩隻大虫分勝敗一雙惡獸併輪贏畢
竟武松再透回孟州城裏來怎地結末且聽下回分解

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一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脩

第三十一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詞曰

神明照察難除奸狡之心國法昭彰莫絕兇頑之輩損人益己終非悠遠之圖害眾成家豈是久長之計福緣善慶皆因德行而生禍起傷財蓋為不仁而至知廉識恥不遭羅網之灾舉善薦賢必有榮華之地行慈行孝乃後代之昌榮懷妬懷奸是終身之禍患廣施恩惠人生何處不相逢多結冤讐路逢狹處難迴避

話說這篇言語勸人行善逢善行惡逢惡話裏所說張都監聽信這張團練說誘囑托替蔣門神報仇貪圖賄賂設出這條奇計陷害武松性命臨斷出來又使人買囑兩箇防送公人却教蔣門神兩箇徒弟相幫公人同去路上結果他性命誰想四箇人倒都被武松搠殺在飛雲浦了當時武松立於橋上尋思了半晌躊躇起來怨恨冲天不殺得張都監如何出得這口恨氣便去死屍身邊解下腰刀選好的取把將來跨了揀條好朴刀提着再迳回孟州城裏來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只見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但見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寺杳靄鐘聲一輪明月掛青天幾點疎星明碧漢六軍營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樓頭點點銅壺正滴四邊宿霧昏昏罩舞榭歌臺三市寒烟隱隱蔽綠窓朱

戶兩兩佳人歸繡幙雙雙仕子掩書幃

當下武松入得城來迳趨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却是一箇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却在衙裏未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後槽提着箇燈籠出來裏面便關了角門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打一更四點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鋪開被臥脫了衣裳上床便睡武松却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里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却掣出腰刀在手裡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里忍得住便從床上赤條條地跳將起來拏了攪草棍拔了拴却待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入來把這後槽匹頭揪住却待要叫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裡先自驚得八分軟了口裡只叫得一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

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
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里後槽道今日和張團練
蔣門神他二箇吃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吃里武松
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謊就害疔瘡武松道恁地却饒
你不得手起一刀把這後槽殺了砍下頭來一脚踢過屍首武
松把刀插入鞘裡就燈影下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將
出來脫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穿了拴縛得緊繫把腰
刀和鞘跨在腰裏却把後槽一床絮被包了散碎銀兩入在纏
袋裏却把來掛在門邊又將兩扇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
火却閃將出來拏了朴刀從門上一步步扒上牆來月却明亮
照曜如同白日武松從牆頭上一跳却跳在牆裏便先來開了
角門撥過了門扇復翻身入來虛掩上角門拴都提過了武松

却望燈明處來看時正是廚房裡只見兩箇丫嬛正在那湯罐
邊埋冤說道伏侍了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吃那兩箇
客人也不識羞恥噎得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只
說箇不了那兩箇女使正口裏喃喃訥訥地怨唱武松却倚了
朴刀掣出腰裡那口帶血刀來把門一推呀地推開門搶入來
先把一箇女使鬢角兒揪住一刀殺了那一箇却待要走兩隻
脚一似釘住了的再要叫時口裡又似啞了的端的是驚得呆
了休道是兩箇丫嬛便是說話的見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
武松手起一刀也殺了却把這兩箇屍首拖放竈前去了廚下
燈火趁着那窗外月光一步步挨入堂裡來武松原在衙裡出
入的人已自都認得路數迤楚到鴛鴦樓胡梯邊來捏脚捏手
摸上樓時早聽得那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說話武松在

胡梯口聽只聽得蔣門神口裏稱讚不了只說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仇再當重重地報答恩相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誰肯幹這等的事你雖費用了些錢財却也安排得那廝好這早晚多是在那里下手那廝敢是死了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道這一夜四箇對付他一箇有甚麼不了再有幾箇性命也沒了蔣門神道小人也分付徒弟來只教就那里下手結果了快來回報正是

暗室從來不可欺

古今奸惡盡誅夷

金風未動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冲破了青天右手持刀左手叉開五指搶入樓中只見三五枝畫燭高明一兩處月

光射入樓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曾收蔣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松吃了一驚把這心肝五臟都提在九霄雲外說時遲那時快蔣門神急待掙扎時武松早落一刀劈臉剝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腳動被武松當時一刀齊耳根連頸子砍着撲地倒在樓板上兩箇都在掙命這張團練終是箇武官出身雖然酒醉還有此氣力見剝翻了兩箇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早接箇住就勢只一推休說張團練酒後便清醒白醒時也近不得武松神力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趕入去一刀先剝下頭來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武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割了頭轉身來把張都監也割了頭見卓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鍾子一飲而盡連吃了三四鍾便去死屍身上割下

一片衣襟來蘸著血去白粉壁上大寫下八字道殺人者打虎
武松也把卓子上銀酒器皿踏扁了揣幾件在懷裏却待下樓
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樓上官人們都醉了快著兩箇上
去攙扶說猶未了早有两箇人上樓來武松却閃在胡梯邊看
時却是兩箇自家親隨人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武松在黑處
讓他過去却攔住去路兩箇入進樓中見三箇屍首橫在血泊
裏驚得面面厮覷做聲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
冰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早剝翻了一箇那
一箇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却饒你不得揪住也砍了頭殺得血
濺畫樓屍橫燈影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伯箇也只是
這一死提了刀下樓來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驚小怪武松搶
到房前夫人見條大漢入來兀自問道是誰武松的刀早飛起

劈面門剝着倒在房前聲喚武松按住將去割時刀切頭不入
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時已自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
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後門外去拿取朴刀丢了缺刀復翻身再
入樓下來只見燈明前番那箇唱曲兒的養娘玉蘭引着兩箇
小的把燈照見夫人被殺死在地下方纔叫得一聲苦也武松
握着朴刀向玉蘭心窩裡擗着兩箇小的亦被武松擗死一朴
刀一箇結果了走出中堂把拴拴了前門又入來尋着兩三箇
婦女也都擗死了在房裏武松道我方纔心滿意足有詩為証
都監貪婪甚可羞 謾施奸計結深仇 豈知天道能昭鑒
潰血橫屍滿畫樓

武松道走了罷休撇了刀鞘提了朴刀出到角門外來馬院裏
除下纏袋來把懷裡踏匾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拴在腰裏拽

開脚步倒提朴刀便走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吃拿了不
如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這孟州城是箇小去處那
土城苦不甚高就女牆邊望下先把朴刀虛按一按刀尖在上
棒稍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拄立在濠塹邊月明之下看水
時只有一二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處水泉皆涸武松
就濠塹邊脫了鞋襪解下腿絀護膝扯扎起衣服從這城濠裡
走過對岸却想起施恩送來的包裹裡有兩雙八搭麻鞋取出
來穿在脚上聽城裏更點時已打四更三點武松道這口鳥氣
今日方纔出得鬆滕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只可撒開提了
朴刀投東小路便走了一五更天色朦朦朧朧尚未明亮武松
一夜辛苦身體困倦棒瘡發了又疼那里教得過望見一座樹
林裏一個小小古廟武松逶入裏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來

做了枕頭撲翻身便睡却待合眼只見廟外邊探入兩把撓鈎
把武松搭住兩箇人便搶入來將武松按定一條繩索綁了那
四箇男女道這鳥漢子却肥了好送與大哥去武松那里掙扎
得脫被這四箇人奪了包裹朴刀却似捧羊的一般脚不點地
拖到村裡來這四箇男女於路上自言自說道看這漢子一身
血跡却是那里來莫不做賊着了手來武松只不做聲由他們
自說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內把武松推將進去側
首一箇小門裏面點着碗燈四箇男女將武松剥了衣裳綁在
亭柱上武松看時見竈邊梁上掛着兩條人腿武松自肚裏尋
思道却撞在橫死神手裡死得沒了分曉早知如此時不若去
孟州府裡首告了便吃一刀一剮却也留得一箇清名於世那
四箇男女提着那包裹口裡叫道大哥大嫂快起來我們張得

一頭好行貨在這里了只聽得前面應道我來也你們不要動手我自來開剝沒一盞茶時只見兩箇人入屋後來武松看時前面一箇婦人背後一箇大漢兩箇定睛看了武松那婦人便道這箇不是叔叔武都頭那大漢道快解了我兄弟武松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却正是菜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夜叉孫二娘這四箇男女吃了一驚便把索子解了將衣服與武松穿了頭巾已自扯碎且擎箇毡笠子與他戴上便請出前面客席裡叙禮罷張青大驚連忙問道賢弟如何恁地模樣武松答道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之後到得牢城營裡得蒙施管營兒子喚做金眼彪施恩一見如故每日好酒好肉管顧我為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東快活林內甚是尋錢却被一箇張團練帶來的蔣門神那厮倚勢豪強公然白白地奪了施恩如此告

訴我却路見不平我醉打了蔣門神復奪了快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後被張團練真罵張都監定了計謀取我做親隨設智陷害替蔣門神報仇八月十五日夜只推有賊賺我到裏面却把銀酒器皿預先放在我箱籠內擎我解送孟州府裡強扭做賊打招了監在牢裡却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不曾受苦又得當案葉孔目仗義踈財不肯陷害平人又得當牢一箇康節級與施恩最好兩箇一力維持待六十日限滿脊杖二十轉配恩州昨夜出得城來耐張都監設計教蔣門神使兩箇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就路上要結果我到得飛雲浦僻靜去處正欲要動手先被我兩脚把兩箇公人踢下水裡去赶上這兩箇鳥男女也是一朴刀一箇搠死了都撇在水裏思量這口鳥氣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一更四點進去馬院裏先殺了

一箇養馬的後槽扒入墻內去就廚房裡殺了兩箇丫嬛直上
鴛鴦樓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都殺了又砍了兩箇
親隨下樓來又把他老婆兒女養娘都戳死了連夜逃走跳城
出來走了一五更路一時困倦棒瘡發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
小廟裏權歇一歇却被這四箇綁縛了來那四箇搗子便拜在
地下道我們四箇都是張大哥的火家因為連日賭錢輸了去
林子裡尋些買賣却見哥哥從小路來身上淋淋漓漓都是血
跡却在土地廟裡歇我四箇不知是甚人早是張大哥這幾時
分付道只要捉活的不分付時也壞了大哥性命因此我們只
拿撓鈎套索出去正是有眼不識太山一時誤犯着哥哥恕罪
則箇張青夫妻兩箇笑道我們因有罪心這幾時只要他們拿
活的行貨他這四箇如何省的那裏知我心裡事若是我這兒

弟不困乏時不說你這四箇男女更有四十箇也近他不得因
此我叫你們等我自來武松道既然如此他們沒錢去賭我賞
你些便把包裹打開取十兩銀子把與四人將去分那四箇搗
子拜謝武松張青看了也取三二兩銀子賞與他們四箇自去
分了張青道賢弟不知我心從你去後我只怕你有此失支脫
節或早或晚回來因此上分付這幾箇男女但凡拿得行貨只
要活的那厮們慢仗些的趁活捉了敵他不過的必致殺害以
此不教他們將刀仗出去只與他撓鈎套索方纔聽得說我便
心疑連忙分付等我自來看誰想果是賢弟我見一向無信只
道在孟州快活了無事不寄書來不期如此受苦孫二娘道只
聽得叔叔打了蔣門神又是醉了贏他那一箇來性人不吃驚
有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只說到這里却不知向後的事叔

叔困倦且請去客房裡將息却再理會張青引武松去客房裡
睡了兩口兒自去厨下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管待武松不移
時整治齊備專等武松起來相叙有詩為證

逃生潛越孟州城 虎穴狼坡暮夜行 珍重佳人識音語
便開綁縛叙高情

却說孟州城裡張都監衙內也有躲得過節只到五更纔敢出
來衆人叫起裡面親隨外面當直的軍牢都來看視聲張起來
街坊鄰舍誰敢出來捱到天明時分却來孟州府裡告狀知府
聽說罷大驚火速差人下來檢驗了殺死人數行兇人出沒去
處填畫了圖樣格日回府裡稟覆知府道先從馬院裏入來就
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有脫下舊衣二件次到廚房裡灶下殺
死兩個了娘後門邊還下行兇缺刀一把樓上殺死張都監一

員并親隨二人外有請到客官張團練與蔣門神二人白粉壁
上衣襟蘸血大寫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樓下搠死夫人
一口在外搠死玉蘭并妳娘二口兒女三口共計殺死男女一
十五名擄掠去金銀酒器六件知府看罷便差人把住孟州四
門點起軍兵等官并緝捕人員城中坊廂里正逐一排門搜捉
兇人武松次日飛雲浦地里保正人等告稱殺死四人在浦內
見有殺人血痕在飛雲浦橋上屍首俱在水中知府接了狀子
當差本縣縣尉下來一面差人打撈起四個屍首都檢驗了兩
箇是本府公人兩個自有苦主各備棺木盛殮了屍首盡來告
狀催促捉拿兇首償命城裡閉門三日家至戶到逐一挨查五
家一連十家一保那里不去搜尋眼見得施管營暗地使錢不
出城裏捉獲不着知府押了文書委官下該管地面各鄉各保

各都各村盡要排家搜捉緝捕兇首寫了武松鄉貫年申貌相
模樣畫影圖形出一千貫信賞錢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
告報隨文給賞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發到官與犯
人同罪通行隣近州府一同緝捕且說武松在張青家裡將息
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務殘刺一般緊急紛紛攘攘有做公人出
城來各鄉村緝捕張青知得只得對武松說道二哥不是我怕
事不留你安身如今官司搜捕得緊急排門挨戶只恐明日有
些疎失必須怨恨我夫妻兩個我却尋個好安身去處與你在
先也曾對你說來只不知你終心肯去也不武松道我這幾日
也曾尋思想這事必然要發如何在此安得身牢止有一箇哥
哥又被嫂嫂不仁害了負能來到這里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
親戚都沒了今日若得哥哥有這好去處叫武松去我如何不

肯去只不知是那里地面張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
珠寺花和尚魯智深和一箇青面獸好漢楊志在那里打家劫
舍霸着一方落草青州官軍捕盜不敢正眼覷他賢弟只除去
那里安身立命方纔免得這罪犯若投別處去終久要吃拏了
他那里常常有書來取我入夥我只為戀土難移不曾去的我
寫一封書去備細說二哥的本事於我面上如何不着你入夥
那里去做個頭領誰敢來拿你武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
心恨時辰未到緣法不能奏巧今日既是殺了人事發了沒潛
身處此為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張青隨即
取幅帋來備細寫了一封書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見毋
夜叉孫二娘指着張青說道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前面
定吃人捉了武松道阿嫂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吃人

投了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書出三千貫信賞錢畫影圖形明寫鄉貫年甲到處張掛阿叔臉上見今明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青道臉上貼了兩箇膏藥便了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說這痴話這箇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却有個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孫二娘大笑道我說出來阿叔却不要嗔怪武松道阿嫂但說的便依孫二娘道二年前有箇頭陀打從這里過吃我放翻了把來做了幾日饅頭餡却留得他一個鐵界箍一身衣服一領皂布直裰一條雜色短總絲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單八顆人頂骨數珠一箇沙魚皮鞘子插着兩把雪花鑊鐵打成的戒刀這刀如常半夜裡鳴嘯的響叔叔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髮剪了做個行者須遮得額上金印又且得這本

度牒做獲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緣前世阿叔便應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誰敢來盤問這件事好麼張青拍手道二嫂說得是我倒忘了這一着正是

緝捕急如星火

顛危好似風波

若要免除災禍

且須做箇頭陀

張青道二哥你心裏如何武松道這個也使得只恐我不像出家人模樣張青道我且與你扮一扮看孫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袱來打開將出許多衣裳教武松裏外穿了武松自看道却一似與我身上做的着了皂直裰繫了絛把毡笠兒除下來解開頭髮摺疊起來將界箍兒箍起掛着數珠張青孫二娘看了兩箇喝采道却不是前生注定武松討面鏡子照了也自哈哈大笑起來張青道二哥為何大咲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咲我也

做得個行者大哥便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了武松見事務看看緊急便收拾包裹要行張青又道二哥你聽我說不是我要便宜你把那張都監家裡的酒器留下在這裡我換些零碎銀兩與你去路上做盤纏萬無一失武松道大哥見的分明盡把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包散碎金銀都拴在纏袋內繫在腰裡武松飽吃了一頓酒飯拜辭了張青夫妻二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收拾了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就與他縫箇錦袋盛了教武松掛在貼肉胸前武松拜謝了他夫妻兩個臨行張青又分付道二哥於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吃休要與人爭鬧也做些出家人行達諸事不可燥性省得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龍山便可寫封回信寄來我夫妻兩箇在這裡也不是長久之計敢怕隨

後收拾家私也來山上入夥二哥保重保重千萬拜上魯楊二頭領武松辭了出門插起雙袖搖擺着便行張青夫妻看了唱來道果然好個行者但見

前面髮晡映齊眉後面髮參差際頸皂直裰好似烏雲遮體雜色絲如同花蟒纏身額上界箍兒燦爛依稀火眼金睛身間布衲襖斑斕彷彿銅筋鐵骨戒刀兩口擎來殺氣橫秋頂骨百顆念處悲風滿路神通廣大遠過回生起死佛圖澄相貌威嚴好似伏虎降龍盧六祖直饒揭帝之歸心便是金剛須拱手

當晚武行者辭了張青夫妻二人離了大樹十字坡便落路走此時是十月間天氣日正短轉眼便晚了約行不到五十里早望見一座高嶺武行者趁着月明一步步上嶺來料道只是初

更天色武行者立在嶺頭上看時見月從東邊上來照得嶺上草木光輝看那嶺時果然好座高嶺但見

高山峻嶺峭壁懸崖石角稜層侵斗柄樹梢彷彿接雲霄烟嵐堆裡時聞幽鳥閑啼翡翠陰中每聽哀猿孤嘯弄風山鬼向溪邊侮弄樵夫揮尾野狐立岩下驚張獵戶好似峨眉山頂過渾如大庾嶺頭行

當下武行者正在嶺上看着月明走過嶺來只聽得前面林子裡有人笑聲武行者道又來作怪這般一條淨蕩蕩高嶺有甚麼人笑語走過林子那邊去打一看只見松樹林中傍山一座墳菴約有十數間草屋推開着兩扇小窗一箇先生樓着一個婦人在那窓前看月戲笑武行者見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便想道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却做這等勾當便去腰裡掣

出那兩口爛銀也似戒刀來在月光下看了道刀却自好到我手裡不曾發市且把這箇鳥先生試刀手腕上懸了一把再將這把插放鞘內把兩隻直裰袖結起在背上竟來到菴前敲門那先生聽得便把後窓關上武行者拏起塊石頭便去打門只見呀地側首門開走出一箇道童來喝道你是甚人如何敢半夜三更大驚小怪敲門打戶做甚麼武行者睜圓怪眼大喝一聲先吧這鳥道童祭刀說猶未了手起處錚地一聲響道童的頭落在一邊倒在地下只見菴裡那個先生大叫道誰敢殺了我道童托地跳將出來那先生手輪着兩口寶劍竟奔武行者武松大咲道我的本事不要箱兒裡去取正是撓着我的痒處便去鞘裡再拔了那口戒刀輪起雙戒刀來迎那先生兩箇就月明之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兩口劍寒光閃閃雙戒刀冷氣

森森鬪了良久渾如飛鳳迎鸞戰不多時好似角鷹拏兔兩箇
鬪了十數合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箇裏倒了一個但
見月光影裡紛紛紅雨噴人腥殺氣叢中一顆人頭從地滾正
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畢竟兩個裏廝殺倒了
一箇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